

天国

T I A N G U O J I A O Y E

◎李春林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郊野

天
国

◎李春林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郊
野

1247.5
LCL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郊野/李春林著.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

ISBN 7-80647-899-X

I. 天...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835 号

书 名:天国郊野

作 者:李春林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江西出版大厦)
发 行: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6.375

字 数:408 千

版 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ISBN 7-80647-899-X/I · 554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473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近照

目录

序 篇	
①	
第一章	
⑥	
第二章	
18	
第三章	
40	
第四章	
50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3	
第七章	
109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37	
第十章	
174	
第十一章	
189	
第十二章	
217	
第十三章	
246	

目录

第十四章

269

第十五章

295

第十六章

311

第十七章

329

第十八章

357

第十九章

377

第二十章

391

第二十一章

407

第二十二章

421

第二十三章

457

第二十四章

481

尾 声

509

后 记

517

序 篇

人是万物之灵，这在地球而言，也许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人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只知道一个简单的答案，人是从生而来，往死而去。父生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接着，父老死，子又老死，孙又老死，子子孙孙死也无穷匮也。

一代一代的万物之灵，死后究竟到哪里去了，谁又知道呢？唐朝便有诗人感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都说人死了是到天堂去了，可是又得不到令人信服的实践证明。

何谓天堂？就是人生未能得到而又想得到的最为幸福之地，或曰极乐世界。

在茫茫无边的宇宙里，地球又是一个什么所在呢？历尽人间沧桑、目注夕阳西下的智者用颤抖的声音说出四个字：

天——国——郊——野——

这便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上面这一段有点哲理的话语，是一位老人写在他的一个神秘的笔记本上的。这位老人生在二十世纪初期，死于二十世纪初头几年，差不多活了一百岁。

掐指算来,大约是公元二〇〇五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南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郊野,要修建一座国际机场。人称这个小盆地,是一个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周边丘陵环围,树木葱茏,绿草如茵;其间的农民,世代代就在这方圆不规的沃野上披星戴月,辛勤耕作,生生息息,繁衍子孙;从族谱上看来,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

眼下为了修建机场,郊野百姓的住房包括他们的祖坟全部都要搬迁。老年人虽然有些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伤感,年轻人却十分快乐;况且,迁去的地方并不遥远,就在今后不影响这机场安全的周边地带;政府为迁居者还付了高额的土地补偿金和迁移费,用这些钱家家户户都可建一座小洋房,有劳动能力的还可在机场安排工作,这就像城市人一样了。

这是国家改革开放给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地百姓带来的好运,也是老祖宗前世修来的福气,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拆迁工作进行得很快,难点是祖坟的迁徙。神圣的祖坟,一草一石,是不能轻易盘拨的,否则伤了龙脉,坏了风水,会贻害后辈。万不得已要搬动,就得按传统习俗、古老礼仪,请吹手,奏哀乐,做法事;磕头上香,有序跪拜,这不会比新坟安葬省事。百姓还是好说话的,为了机场兴建的进度,大家烧香叩首,向列祖列宗宣读迁坟公告,讲明原委,礼仪从简,请求谅解,不要惊骇;祖宗在上,没有让后人勉为其难的。于是,免了许多繁文缛节,迁坟进行得也很顺利。

可是,最后一座坟,久久不见有人来迁徙,原来这是一座新坟,刚刚下葬不久;这也许是几百年来这处祖坟地上,最后安葬的一座坟。

也许是逝者尸骨未寒,后人不忍心又破地动土。

可是经了解,此坟中主人死前居住在赣城市,死后葬回家乡故土,因时间仓促,没有葬到他父母的坟地旁,而葬在临近的这座更古老的祖坟山上。其后人子孙成群,已自立的都是当今有

头有脸的人物，有的在京都大邑，有的在边陲重镇，还有的在港台，国外也有。因丧事不久才办完，孝子贤孙刚刚返回远处外地单位，逝者的老妻也被儿孙们带走。如今，这家人在赣城的房舍被铁将军把门，人去楼空。

在乡人帮助下，机场兴建部门总算用电话，同坟中逝者的大儿子联系上了。大儿子说有要事在身，不能遵嘱回家迁坟，委托当地乡政府全权处理此事。

有了大儿子的委托，这座新坟很快就掘开了。坟内的棺材还是油漆汪汪，崭新崭新的。

只见一条小蛇从棺底溜出，转眼不见了。

大家吆喝着，齐心协力把棺材吊起，不想棺材不重，一种空心木头的感觉。

然而，掀开棺材的盖子，扑鼻的是一阵油漆木香味；一看，大家惊呆了。

怪不得棺材不重，原来棺内没有遗体，空空然，只放着一个密封的瓦罐。大家一下子醒悟了，最近，这里开始提倡火葬，这位死者原是火化了，火葬与棺葬相结合。

这座新坟便是这祖坟上几百年来唯一的一座火葬坟，严格地说，是一座过渡式的火葬坟。

办事认真者再把密封的瓦罐口打开，这罐口封得很牢很牢，用了好几层油纸、高档塑料纸和进口防潮布缠住。内行者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骨灰罐子的封存方法，这瓦罐子里面的空气或许也被抽干，简直成了真空，这更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神秘感。

好奇的办事者，终于又将瓦罐口打开了，扑鼻而来的是一阵书香味。原来，这个大肚子瓦罐里并没有骨灰，取出来的是一叠厚厚的笔记本。

机场迁坟的任务至此全部完成了。

最后迁走的这座墓地，费的时力最多，不想却是一座假坟，没有葬人；取出的这副崭新棺材，若是拂去尘封的浮土，放在棺

材店里,这上等的木料和高档次的油漆,仍然会吸引众多孝子贤孙的眼球;这崭新棺材几乎还可再用一次。

“更吸引人的不是这仍然崭新的棺材,而是这人葬棺内的那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蝇头小字,密密麻麻……”

一位老编辑和一位青年文学评论家正好也在此地迁坟,对笔记本内的文字颇感兴趣,开始阅读和议论笔记本记载的内容。

“这是一部书稿,或许是一部小说,书名叫‘天国郊野’,作者许是墓中的死者,这位死者妄想用小说来诠释什么是人生。他在书稿前面写了许多话,解释这书名,开头就指出,人是万物之灵……却不知人从何处而来,又要往何处而去?……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天国郊野。”一位老者开始阅读这部神秘的书稿。这位老者为他人做嫁衣裳,当了一辈子图书编辑,对书稿情有独钟。

“是的,书中说:‘活着就是郊野,死去就是天国;活着就是从郊野走向天国;郊野是流动的,天国是静止的。’”年轻的也跟着读了起来,“‘静止天国是无形的躯壳,流动的郊野是灵魂;只有灵魂善良,才能铸造极乐世界。’”

“他说,活着就像蚂蚁一样微小,而郊野就像大树一样繁茂,这枝丫上的一片叶子上的蚂蚁走到叶尖,就以为进了天国。其实,枝丫上还有许多叶子,树上还有无数的枝丫,而地球上还有无数的树木。所以郊野无际,活着就要珍惜;死去,就死而无怨。”老者一边读一边感慨,“嘿,说得有道理……”

“这老头尽说些干瘪枯燥的叶子,味同嚼蜡,还说这骨灰只是叶骸一片,书稿或是一株冬眠的根,”年轻的说,“不懂。”

“不,你看,他说写的是‘一世浮生,百年沧桑;少年气盛,老大意拙;生存,生活,生命;患难与共的朋友,天国郊野的伴侣;密密麻麻的文字游戏,曲曲折折的故事传奇;人情世态,以德报怨;恩将仇报,扑朔迷离;更有男欢女爱,爱恨情仇,离合悲欢,兴衰际遇;还有国家兴亡,民族命运,历史风云,战争和平。”老者念

得抑扬顿挫，“‘……不将真事隐去，没有假语村言；贴近时代，忠于生活；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亲历亲记，真实年代；家人人事，生死相袭，谐和嫌少，恶战恨多；诗词俚语，今古奇观；大可清心，小可醒世；愿天国郊野，爱如空气永恒，和平阳光普照。’”

“牛，牛，”年轻人嫣然一笑，“还说‘状难写之境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又不是诗史史诗，还谈诗歌意境！”

“他说，人生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活着；活着，是一座独木桥；独木桥下就是——死去。人生若在独木桥上相争，便是两败俱死，坠入静止天国；人生若在独木桥上相让，便是双美双赢，代代繁衍，住进永恒郊野。于是乎，人生要旨和为贵。”老者念着念着，取下老花镜，有些动情了。“‘看官不信，请读全书’……”

“说得深刻，像哲学家在谈人生，”年轻人将笔记本翻了一页，说，“下面才是正文，有章有节，言归正传，看看到底写了些什么奇人奇事？”

老编辑和青年文学评论家停止了有声朗读和评头论足，争先恐后，贪婪地将书稿啃下去。

第一章

想不起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懂得人事的，他最早的记忆也许便是母亲的呵护。睡梦中，他常常会被一团团越变越大，越来越浓的黑糊糊的阴影压得喘不过气来，接着便是尖声的惊叫，这时他便听到了母亲的声音：

“别怕，别怕，妈妈在这里……”

于是，他微微睁眼感受到了躺在妈妈手臂上的安全，妈妈的另一只手则在轻轻地拍着他的小小的胸脯。他依稀听到了妈妈细声细气的催眠曲：

“乖乖——睡吧，睡吧……”

他很快又睡着了。……有时，半夜了他还不睡觉，睁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对什么都感兴趣，随心所欲地翻弄着床上的东西，活像一只小白兔，大人便昵称他“兔子”。可他对这个称呼从来不答应。都快半夜了，他还丝毫没有睡意，怎么哄，他也不睡；连大人都想睡了，他照玩不误。

这时他父亲便在白纸上画一只老虎，一见这恐怖的大虫，他一声不哼，几秒钟内便乖乖地钻进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这个小小的村庄，夜色是那么浓重，那么宁静。远方近处的狗吠声，此起彼伏，零零落落，蓦地又连成一片，益发增加了夜的深沉。大地一切都在酣睡，唯有村子二百米外的那条小河，从来就没有睡意；小河河面最宽处只有半里多路，但水深浪急，哗啦

啦的流水唱着世代代没有休止的古老的歌。

这歌声飞入愁苦的心田便是呜咽，流进干涸的田野便是欢笑。

小河名叫凤江，飞流直下十来里，峰回路转，来到一个美丽的山角，和另一条名为凰江的小河携手相会，变成一条章江。章江加步奔腾几十里，便和天边飞来的贡江相拥相抱，激情沸腾，合二为一，创造了一个峭壁千里的“赣”字，汇成了一条浩如烟海的赣江，开建了一座美丽的赣城。

赣水苍茫，一日千里注入长江，奔赴大海。

这个小村庄门前夜间潺潺作响的小溪，就有那么一滴水珠，就是这样随波逐流滚进小河、大江，飞入大海，走向世界的。

天蒙蒙亮，小村庄从梦中苏醒了。妇女们从各自睡屋的角落里提出装有小便的尿桶。尿桶是用木片箍制而成的；一根倒V形的长竹篾片两端串着桶沿上的两个对称的耳提，两只耳朵共用一个耳环，成了活动的尿桶提把。妇女把两个偌大V字型耳环搁在扁担的两头，轻捷地挑起两桶尿，健步如飞地奔向池塘，将桶里的尿兑满水，再去浇灌菜地。

此时，男人们早已背着犁耙在田里准备翻地，几个儿童牵着黄牛踏着露水到河滩上去放牧；河边的空气是那么清甜，不知谁家的牧童在唉声叹气地唱着客家山歌：

早晨爬起没颗米，打只山歌来充饥。
以为唱歌唱得饱，哪晓越唱越肚饥。

他被这歌声吵醒了，一骨碌坐在床上，已不见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早已起床做事去了。因为天已发亮，他并不害怕。他又躺了下去，颇有兴致地跟着窗外的歌声唱了起来。听到他奶声奶气地学唱歌，隔壁已双目失明的老奶奶便拉开嗓门叫他：“兔子，听奶奶教你唱。”奶奶唱的还是客家山歌，只是歌词是奶奶自己瞎编的：

冬天没盖夜又长，夏天没吃日又长，
一生一世累瞎眼，没吃没穿命又长。

歌声未了，便听到笃笃的拐杖戳地声，奶奶摸着过来带孙子了。孙子并不喜欢奶奶带他，他见奶奶摸进了屋子，便一声不响地自己穿好衣服躲进床下。奶奶因为高龄衰老，眼睛得了白内障，看不见东西，爱用双手摸索。他不喜欢奶奶抱着摸他的眼睛，摸他的鼻子和耳朵。

奶奶在床上到处摸索，摸不到孙子，她以为孙子溜出屋外去了，又笃笃笃地出了屋子。得知奶奶又回到了隔壁的屋子，他又爬上床，对着隔壁的奶奶叫：

“奶奶，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嘿嘿！”

奶奶于是哈哈大笑，知道被调皮的孙子糊弄了。他又钻进被子一声不哼了。正当他还想睡一个回笼懒觉时，不料奶奶的双手已摸进他的被子，捉住了他。

他只好乖乖地起床，牵着奶奶，一颠一簸地到不远处的大祠堂去玩。这不知是孙子成了奶奶的拐杖，还是奶奶成了孙子的拐杖；不知是奶奶在带孙子，还是孙子在带奶奶。

这是一个古老的祠堂，墙壁上的石灰已斑驳陆离地脱落，粗大的横梁和屋柱早已失去了油彩的光泽，露出了木头千丝万缕的裂缝；大厅的地面已不平整，一层层的地皮松松散散地变成了干燥的泥沙，一触到地面便会扬起尘灰。

他牵着奶奶跨进了祠堂高高的门槛，奶奶十分熟悉地摸到了左侧那根粗大的柱子，并顺势坐在旁边的矮木栏杆上。奶奶唯恐孙子会丢失，本能地把他揽在怀里。他非常地不自在，很想挣脱出去，奶奶便给他讲祠堂的故事。

奶奶说这个祠堂是三百年前建造的，她扳着手指，如数家珍地说：祠堂后面有一块余坪，横一丈九尺五寸，直一丈三尺三寸；

西面和南面均为李姓地盘；东面和北面至肖姓宅墙为界；祠堂前面有一个空坪横直二丈八尺五，旁边有一棵凤龙古樟树，四季遮阴。左边房屋地基一丈三尺。再往前面一丈八尺外，有一个门楼，门楼里有一个碓寮……她不知道也不管孙子有没有听她讲话，一边比画着手势说着，一边在回忆她年轻时亲眼见过的场景。

她在碓寮里舂过米，她在空坪里晒过谷。她是坐着花轿从门楼里嫁到这里来的，花轿要进门时鞭炮声惊天动地，用红纸包着一两个铜板的小红包，一把把地飞撒在门楼的喇叭声中，地上滚爬着一堆堆抢红包的小孩童……现在她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心里还清楚地记得碓寮前面还有一口火烛大塘。塘岸左边有一棵凤龙榕树，右边有一棵凤龙樟树。寒来暑往，春风乍起，池塘水满了，便有布谷鸟躲在繁枝茂叶里咕咕咕咕地唱；而叶落枝疏塘枯时，抬头可见高高蓝天上排成“人”字形的南飞雁……

她想了那么多，讲了那么久，孙子却一句也没有听。他独自默默地在玩蚂蚁，一群黑似芝麻的小生命，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柱子往屋梁上跑。他企图找到这小小队伍的尽头，一直没有找到。他有些奇怪，这些小东西在忙什么呢？他在这些小东西身上找到了自信。还说我小？这些蚂蚁才真小呢！

“兔子，”奶奶摸了摸怀里的孙子还在，又上下不停地摸着身边的梁柱，呵，刺手，都露出了木森森的骨头了……

“奶奶！有刺！有刺！”孙子睁着圆鼓鼓的双眼大声叫着，他担心的与其说是怕奶奶摸到柱子上的刺，莫如说是怕奶奶摸死那些小东西，“有蚂蚁，蚂蚁……”

奶奶霍地停止了用双手抚摸柱子，黑色的蚂蚁队伍依然浩浩荡荡地向蛛网密布的屋梁挺进，祠堂古老苍凉的感觉使老人又想起了什么：

“兔子，你知道你的老祖宗是谁吗？”

“是奶奶呗！”孙子不假思索地说。

“不，比奶奶还老呢！”

“我没见过。”他说得干脆利索。

“你没见过？嘿嘿……奶奶我也没见过呢！”奶奶说着开心地笑了，她似乎想起了李家的老祖宗，突然沉默了，良久没有说话。

.....

奶奶年轻时，见过祠堂里有一部很厚很厚的线装的木刻的大部头，每一面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封面封底是用硬布壳做的，足足有几斤重，名叫“陇西堂李氏族谱”。她大字不识一箩，她的老长辈告诉过她，这部大书里记载了这个村子里一代一代的老祖宗。最老的一世祖宗叫李利贞；最早有名的第十七世祖宗叫李耳，传说他母亲怀孕八十一年，在一棵李树下生了他，生他时红光冲天，天神降临，生下时他的头发须眉都是白的，故名老子。老子二十八岁为楚相，著有《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成为道教之祖。后来，五十六世的李渊建立唐朝，上唐下唐二十一世达二百八十九年。其间滕王李元婴，在南昌赣江畔建有滕王阁。八十二世李珠来到赣南，生下李火德到福建上杭开基李姓始祖；后经几代，辗转到了李洪龙，又来到赣南，在这个村子，建了这座祠堂，一住就是好几代，三百余年。

现在，祠堂旁边住的几十户人家都姓李，不管谁家有了红白喜事，都到这里来举办。奶奶嫁到李家来时就是在这里拜天地，拜父母的。

这里人多田少，世世代代都很贫穷，而老祖宗能造起这座雕龙画凤、牙檐高翘、气宇轩昂的祠堂，确实也曾拥有过辉煌的日子。

奶奶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是这一带有名的靓妹子。媒人用一连串的“大大”两字来形容她很标致，说她大大的个子，大大的胸脯，大大的屁股，大大的耳垂，大大的眼睛，没有缠足，是农

家喜爱的大大的双脚，有着大大的力气，有着大大的福气……李家人听了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媒人接着又说，她的脾气却是小小的。

那时节，奶奶的眼睛岂止是大大的，还是亮亮的呢。她的皮肤也是雪白雪白的，长年累月晒太阳都晒不黑。她是个很称职的妻子，结婚一年后，几乎是一年生一个，一连生了三个男孩。可是她又是个不很称职的母亲，这也不能全怪她。第一个孩子出世不久，日里夜里哭个不停，婆婆便请人写了一张张小字片，贴在村子里所有的茅厕门口，字片上写道：“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吵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村子里本就没有几个识字的，也便没有多少人会念这小字片，孩子的哭声不但未停，反而哭得更凶，哭得不吸奶了。原来是婴儿的肚脐眼发炎了，这显然是接生婆脐带剪得不干净所致。后来不哭了，一摸婴儿额头，烧得烫手。这可怎么办？那时哪有条件治病，她的婆婆只会求神拜佛，半夜里到村外河边去喊魂，大声地叫孩子的名字：

“丁仔——回来哟——”

媳妇便在家里应一声：

“丁仔回来了——”

呼声穿透夜幕，里应外合，凄楚哀婉，黑压压的，令人毛骨悚然。如此反复无常三个夜晚，她突然听到了河水的一阵揪心的痛哭，她怀里的孩子断气了，她的号啕声立刻淹没了河水的呜咽。

她的婆婆也许有过这种经历，很快就控制住了悲伤，劝她别哭；见她难以割舍那种十月怀胎的情感，婆婆便说：

“用不着为他难过，那是个讨债鬼！前世少欠了他的！”

谁知她哭得更厉害，婆婆使用略带威胁的口气说：

“你还在坐月子，月子里这样哭下去，人老了眼睛要瞎的！”

她这才慢慢止住泪。第二年，第三年，她先后两次又生了两